

想想我在最后的时间里，应该做什么？回忆平生，我有三大爱好：一是体育，几乎所有的球类都爱玩，也爱看；二是旅游，几乎所有的山都爱爬，所有的风景都爱逛；三是读书写作。

第一种爱好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淡化了许多，现在作为癌症患者，就得和体育说再见了。

第二种爱好其实在此之前也淡了。过去当学生时，每逢放暑假都会玩几个地方。后来工作之后有出差的机会，公务之余总要到未去过的风景点看看。可看的地方多了，也就缺乏了新鲜感。现在作为癌症患者，恐怕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第三种爱好却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强烈。读书是我的职业，哪个编辑不是读书种子？而且还经常充当第一读者。写作是我的终生爱好，以前事情一多就懒得写了，现在给我的写作时间恐怕不多了，我得紧紧抓住！

说到写作，自然想起了海迪。记得第一次阅读她寄来的散文集书稿时，我被深深地打动了。作为一个常年与病痛、残疾相伴的作家，她对生活是那样的热爱，对生命的感悟是那样的通透。后来这本散文集起名《生命的追问》，出版后不但获了奖，还多次再版。在某种程度上，海迪因病而写作。这和许多作家是有区别的。

难道我也要因为得了绝症而从事真正的写作吗？这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写作，我还有气力像海迪那样不断地写下去吗？

泪水再也止不住，汨汨地流了出来。随着泪水，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2. 和女儿散步时的一次谈话

在手术刀口拆线前后，我可以下床散步了。一开始在室内遛遛，感觉身上有些气力之后，我便在医院的院子里走走。其实，散步不光是身体锻炼，还是一种心灵运动。往往在散步过程中，人的思维最为活跃。

安静得让人发疯。我把车速控制在六七十迈，加上窗外明媚的阳光，简直惬意极了。到延庆县城找了家快捷酒店。室内还算干净、宽敞，特别是强烈的日照，让人很舒服。午睡起来，我们开车去柳沟吃豆腐宴。前些年来时，每人用餐标准是15元，现在涨到了19元，大过年的，价格还算公道。不过，来此地最大的收获不是又吃上物美价廉的豆腐，而是发现了柳沟悠久的历史。这里古称凤凰城，村口还矗立着七八米高的城门洞，据说村子明代就已建立，比延庆县城还古老。

吃完晚饭，天已擦黑，循着龙庆峡的灯光，我们又开了半个小时的车，总算排入进入龙庆峡停车场的车流。下了汽车，才真正感觉到天气的寒冷，幸亏我提前穿上棉裤和厚底皮棉鞋，再加上滑雪服，才没有被冻透。阔大的停车场，挤满了各种各样的小汽车，越往里走，人就越多，一进入公园的大门，已经是擦肩接踵，几乎挤不动了。的确，这里是雪的世界，灯的海洋，一串串五颜六色的灯饰，把夜空装扮得璀璨夺目；一座座冰清玉洁的雕塑，放飞着人们想象的空间。我用手中的相机，尽力留下一个个精彩的瞬间。

2月16日 下午回到家，丽霞立刻动手准备晚饭，等到父亲和志华他们来时，一桌丰盛的菜肴已收拾停当。

看着父亲渐渐衰弱的身体，我们对他的生活不免有些担忧。和志华谈到安装心脏起搏器的事情，父亲似乎不再坚持拒绝，这说明他的身体的确大不如从前了。

2月20日 可能是药物反应，脚上又开始红肿疼痛，不过这次左右脚并未同步，先是左脚痛，慢慢好了之后右脚才痛。右脚小拇趾也开始痛，按丽霞的说法是灰指甲闹的，而引起灰指甲往往和挤压有关系。

套书的目的，一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华文作家起到很大的作用，二是进一步提高汉语言在世界上的地位，三是统战的需要。然后大家商量体例、规模、定位等问题。

6月18日 早晨练一个小时的气功，效果逐步显现出来。精神很好，身体几乎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
下午去办公室，给集团党委写了支部候选人的报告。

6月22日 下午去办公室，处理了几本稿子的签发工作，又从总编室拿到了刘光的稿子《北京情报站》，简单翻了几页，我心里对修改方案已经有些数儿了。

6月23日 早晨去地坛医院做核磁，进行得很顺利，十点就回到了家里。

6月25日 下午去地坛医院，核磁片子的结果似乎不太好，又去找C大夫看病，他认真地查看片子，觉得确实病灶又有些活跃。他提出再做射频，我不太同意，因为形状不规整的病灶，射频也属于姑息性治疗，并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与其这样，还不如加大索拉非尼的药量，同时用介入再控制一下。看来，对癌症决不敢掉以轻心，它随时都有可能死灰复燃。

6月30日 丽霞坚持要陪我去医院看病，于是，我们一大早就去了地坛医院，先到介入科找主任，他在做手术。又去肿瘤科找C大夫，在阳光室等了一会儿，他才过来。他再次把两张核磁的片子加以对比，刚做的这次比今年一月份的片子，病灶有明显发展。因此C大夫主张尽快住院治疗。我说如

升，这和我的身体感觉基本一致。

下午，王颖打来电话详细讲了饮食问题。她从一个肝病专科医生的角度，针对我目前的情况，提出要加强高蛋白营养。这让我茅塞顿开。我会按照她的意见，渡过这一关。昨夜服用安眠药，一天都没有精神，浑身无力。

7月19日 为什么体力不足？可能与安眠药有关系。按王颖的说法，安眠药主要通过肝脏消化，正常人十二小时可完成消化过程，而重度肝患者需要更长的时间。看来安眠药尽量不吃才好。上午点滴又加了蛋白，因为蛋白指标低，还得继续输蛋白。将近中午，建明带着社委会成员来探视，他们刚开完社委会，就来医院了。我向他交代了张炜作品事，另外，我也提出选题论证小组的工作再无力承担，需要新的人来替代。建明都答应了。

下午，本来要和丽霞一起去朝阳区房屋交易大厅办理房本更名手续，但因为当年结婚证上的一个错字，结果无法办理。丽霞又托人到宣武区档案馆查底子，写证明，才算有了眉目。傍晚，海迪突然给丽霞打电话，说要和先生来探视。见面之后，她一直握着我的手，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听得在旁边的小骆都哭了起来。

晚饭后，丽霞推着轮椅带我在院内散步。我们谈了很多，也谈到了后事安排，只是丽霞不能接受这个话题。

7月20日 早晨抽了腹水，全是血性和陈旧型的，幸好抽得不多，只有300CC。化验结果，腹腔出现感染。住院医说，当务之急就是控制感染，因此输液量几乎增加一倍。

下午，李辉、兆军和胡文佩来看我，又聊起学生时代的一些故事，倍感亲切，只是我的气力不足，光剩下听的份儿了。后来艾克拜尔也来了，办公室的小施带着他。

今天是我的遇难日，也是我的再生日。四年前，我挣扎在

死亡线上，以巨大的毅力竟然活了过来，而四年后的今天，我再次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也许在冥冥之中，几个孩子都有心灵感应，晚上齐聚我的病床前。看着他们说笑，吃东西，我的心里很舒坦，这是老天在给予我巨大痛苦的同时，给予我的欢乐之一。

7月21日 我和丽霞约好，早晨请假，一起去石佛营朝阳区房屋交易大厅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由于夜里失眠，早晨很不舒服。丽霞害怕我出危险，说不行的话就算了，可是我坚持去。小双开车，我坐着轮椅，一路还算顺利，特别是在交易大厅，走绿色通道，办理得尤其顺利，大约半个小时，写着丽霞名字的房本就做好了。

下午，护士给我调到了单人病房，大大改善了条件。不过同病房的小骆有些不舍，竟哭了起来。我知道她为父亲的病情已压抑很久了，现在是一种释放。

到了单人病房，一下子感觉舒服安静了，这创造了晚上丽霞陪我的条件。她帮我擦洗身体，也方便多了。

7月22日 昨晚丽霞陪我，上半宿睡得很踏实，凌晨两点钟左右，身上又开始出现瘙痒。丽霞起来先用热水擦我的全身，然后再

编辑注：日记至此戛然而止。2011年7月24日晚上8点28分，杨德华因肝癌去世，年仅五十五岁。

遵杨德华遗愿，我们摘编了他2007年9月至2011年7月治病期间的日记，偏重于治疗过程的记述，希望对癌症患者提供一份参考。下编中，妻子马丽霞的《与德华共舞》、女儿杨怡珂的《爸爸生病的日子》是对杨德华治疗日记的补充，从家属的角度对癌症患者的治疗过程与情感互动作了较为详尽的描述，对患者家属来说，亦是难得的参考。

落里还趴着两个蜘蛛网，让人看着恶心，能不能给他们换间宿舍。纪宏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骂开了：让你来接受再教育，不是让你来享清福的！

不过，他还是跟那个男生去了。进得屋来，只见几个男生大眼瞪小眼坐在那里，背包没解，箱子没开。屋里确实很暗，院里有两间西厢房，放粮食和杂物的，正好挡了这屋的光线，灰暗阴湿。纪宏叫不出这几个男生的名字，便用手指点着，让两个壮点的到外面扫院子，让一个又小又瘦的去大队院内的知青伙房弄些糗糊，再拿上几张白纸。他自己挽起袖子，找来一把笤帚，站在炕上扫起屋顶。

那个刚才去叫纪宏的男生一直站在屋门口，不走开也不进去，冷冷瞧着纪宏的一举一动。直到纪宏将两个蜘蛛网捅下来，他才过去接纪宏手里的笤帚。

纪宏把笤帚交给他，退到屋门口看着他有些笨拙的扫房动作，没好气地问：“你叫宫吉吧，怎么起这么个名？”

宫吉一米七五的个子，虽然瘦点儿，可好像并不太弱。身大力不亏嘛！按学校的介绍，他家里有点茬儿，父亲反右时出了些问题，母亲自然也受到牵连。他是独子，本来上山下乡可以受照顾，可他却和大家一起下乡来了，还作为学校积极上山下乡的典型加入了共青团。所以，他在纪宏心里似乎比其他人复杂。

没想到宫吉扔掉了手里的笤帚，挑战似的说：“怎么，连长对起名字也有兴趣吗？”

纪宏意识到自己刚才的问话不恰当，甚至有些唐突。但他却不想在一个新生面前退缩。他以守为攻道：“兴趣谈不到，可都像你们这样随便换房，知青连早乱套了。”稍停片刻，他又说，“你是班长，下面的同学可都看着你呢！等会儿，你们拿纸把窗户和炕上的墙糊糊。”

说完，纪宏转身走出院子。

晚上，在知青连第一次讲评会上，纪宏表扬了几个女生宿舍，不但帮老乡收拾院子，还把门前的街道清扫了。接着，他又不点名地批评了个别男生有怕脏思想。他引证了毛泽东的那段名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然后大讲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性和知青连艰苦创业的艰巨性。说到激动处，他还有力地挥了挥拳头，一副“改造农村，舍我其谁”的劲头。

他看见宫吉低着头坐在下面，心里不禁涌出几丝得意。怎么样，小子，知道惭愧了吧！这才刚刚开始，艰苦还在后头哩。可是他无论如何想不到几年之后会和宫吉成为好朋友。有一次喝完酒，宫吉蒙眬醉眼对他说：“你第一次在全连讲话的神气，把我羡慕的，恨不得照你鼻子给一拳。”他真的用手摸了摸自己的鼻子，好像那一拳早就挨过了。其实，他心里明镜似的，宫吉不过说说罢了，当时借给宫吉十个胆儿，大概也不敢动他一根毫毛。纪宏有这种自信。

转眼三天的新生学习班过去了，接着是放假，好让“学（xiáo）生”们回家稍作调整，准备参加劳动。当地老乡习惯管知青叫学生。这种称谓毁誉参半，既有对读书人的敬意，又包含着几分鄙视与自得。纪宏刚下乡时被人这样叫过，现在不过刚刚一年，他也这样叫新来的知青了。

连里几个干部没走，来到村里分给知青连的荒地上，讨论如何安排平地。这一带是稻区，一水儿的“东方红一号”，粒大鼓圆，蒸出饭来真像珍珠一般。只是米饭好吃地难种，要把上百亩坑洼不平的荒地整成上水一抹平的稻地，这难度不亚于今天开发新的经济特区。几个新生连干部倒是信心十足，摩拳擦掌，恨不得立马开展一场平地竞赛。

放假结束，知青从城里回来得很整齐，没有一个续假的。纪宏很高兴，这毕竟是个良好的开端。

像她那样好客。每次我去济南，只要给她打电话，她都张罗着请客，动不动把一帮作家朋友请到家里，又吃又聊。她的身体状况，是不能喝酒的，可有时为了让客人尽兴，也会灌下去一两杯葡萄酒。每当这时，海迪的父亲总会披挂上阵。老爹是典型的山东大汉，红红的脸膛，花白的头发，七八十岁的人了，精气神一点不输给青壮年。论起喝酒，桌上的客人大多甘拜下风，可有老人家在，酒桌上的活跃气氛总是一浪高过一浪。其实现在城市里，家里来了客人，请到外面餐馆吃一顿，已经成了常态。可海迪就是喜欢把朋友招到家里来，也只好辛苦老爹老娘了。他们待客热情诚恳，又无形中传染给了海迪。

海迪的创作状态越来越好。继散文集《生命的追问》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之后，她的长篇小说《绝顶》《天长地久》、散文集《美丽的英语》等也陆续出版，并一再获奖。2007年到2008年，海迪远赴德国做访问学者一年，最近海迪完成了散文集《我的德国笔记》。

我知道，海迪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会一直走下去，直到生命的尽头。

2009年1月

体捐献的事，要和孩子们商量，还要找找医院，咱们国家遗体捐献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情，渠道不顺畅，我打听一下。德华点点头，表示同意。

也许有人不理解德华为什么要捐献遗体，甚至有人会认为他在作秀。但我理解他。从情感上我不同意他捐献遗体，但从理解他的角度，如果他坚持的话，我会忍痛帮助他完成遗愿的。德华是无神论者，从不相信有上帝、天堂和来世。他从不算命，就是连游戏他也不屑一顾。用自己的遗体帮助医学早日攻克癌症，让更多和他一样罹患癌症的人痊愈的愿望，是他善良的本性决定的，不需要解释。我和孩子们说了德华的想法，他们坚决反对。我把孩子们的意见转告了他，他说你酌情办吧。

我也不会主动把他的遗体捐献出去的。我相信有天堂，我还要他在天堂里等着我，再续姻缘呢。

公 公

公公是不幸的，七十二岁那一年，妻子因大面积心梗猝然离世。孩子们都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公公孑然一身，踽踽独行。

公公又是幸福的。他的三个孩子都非常优秀，孝敬父母，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四个孙子孙女都已上大学。说起每个孩子都是他的骄傲。

我一嫁入这个家庭就对公公婆婆非常敬佩，他们勤俭持家，一生操劳，任劳任怨，时时刻刻为孩子们着想，让我感到这个家非常温暖。婆婆在一家国营服装厂工作，一生努力，身体不太好，从不请假，每天下班回家都近晚上九点，年近五十岁还在积极要求入党，如果不是她父亲解放前去了台湾，政治上受到了影响，我想，党组织早就向她敞开了大门。当我临盆产下了双胞胎，她毅然放弃了工作，放

道他为一位著名作家的一部重要著作操劳了许久，还亲自远行到这位作家的家里面谈。我劝他：非要去工作不可，每周不要超过三天，每天不要超过四小时。德华说：我还是要把以前落下的工作做完，为了作者，为了读者，为了社里。

德华患病，我心痛，每次见他，从不提恶性肿瘤和癌字；德华聪悟，每次见到我，总是在简单地介绍治疗后把话题转开。校友或朋友问起德华的病时，我也只说德华的肝不太好，在积极治疗中，从不提恶性肿瘤和癌字。

一次，在德华家里，他明确对我说：你不要回避那个名词和那个字，你我都是唯物主义者，都知道是人就有生死。我知道我的病期，坦然、淡定面对就是了。

只有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祝愿德华的生命多延续些时日。2010年2月，我去西藏，专为德华请了金黄和白色的哈达。我回京后双手把哈达戴在德华的脖颈上，当德华说我真想和你一起去西藏看看时，我心里悲苦无比。

2011年4月9日，我和妻子洪虹又到医院看望德华。他的状况不好。马丽霞说，主要是手术效果不理想。我们和德华没多说什么。临走时，德华执意下床要送我，洪虹苦劝，马丽霞再劝，毫无结果。在楼梯间，我握住德华的手，仔细地打量着他，他还是那样微笑地看着我，尽管我看出他在强力支撑着自己的病躯。这时，我不知怎的，做出了要拥抱德华的姿势，德华会意了，我俩左面拥抱一下，右面又拥抱一下，彼此都轻轻地拍了拍对方的后背。当我走出玻璃门回头再看德华时，只见他仍旧微笑着，抬起右手，慢慢地向我挥动，意思是说，走吧，走吧。

7月24日，太久的闷热，即使在开着空调的屋里也让人感到不爽。